

1. 風颭天

邱碧華

「九月颭，無人知」，若講著風颭，就予我想起細漢的代誌。彼年可能是讀小學二、三年的時陣，電視報講有大風颭欲來，阿爸佻阿母攏足緊張的，因為阮兜一片是破草厝、一片是瓦厝，早就離離落落矣。兩片厝頂本來就勢漏雨，這馬閣有風颭來鬥鬧熱，當然是掣咧等。

會記得彼工的欲暗仔，阿母煮甲誠腥臊，才拄喝食飯爾，阿爸就講：「袂赴矣！」叫逐家緊攢攢咧，講欲去覘風颭。阿母偕彼陣猶是幼嬰仔的外甥仔，我佻大姊、二姊、四姊，一人慢一領兩慢，就緊出門走去三叔遐覘，留阿爸佻三兄顧厝。風雨真正愈來愈大，行到橋頂的時，阿母叫阮用爬的，才袂予風掬落去溪仔底。行誠久才到三叔個兜的門跤口，阮姊妹仔隨大聲喝：「三叔仔，緊開門喔！」一擺閣一擺，一直大聲喝，毋過內底的人，敢若攏無聽著。阮只好大力拚門，這陣才聽著三叔講風雨傷大，大門毋敢開開，愛阮趲去後尾門。誠無簡單爬到位，我的跤盤煞去予鐵線勾著，血流袂停，到今猶有一个疤。

隔工風颭走了後，阮一家伙隨轉去厝，看阿爸走出走入，我隨綴去看，原來是斷去的煙筒管共灶跤的厝頂拚破一空，阿爸講好佳哉，昨暝走了緊，若無就害矣！尾手阿

爸佻三兄共斷去的煙筒管扛去外口，閣跔去厝尾頂補厝瓦。原來園佇厝後彼兩捆瓦片，就是這款時陣欲用的，莫怪阿母普通時就三叮嚀四吩咐，袂使去面頂跔踏。

繼落來，阿公恁二姊去溪仔邊掠毛蟹，阿母恁四姊佻我去祛風拍箭，逐家攏足無閒，猶毋過嘛真歡喜，因為有幾若工的腥臊通食。佇物資欠缺的年代，有通補喙空，就予人有一種幸福的感覺。

覘風颭這齣戲，一冬著愛搬幾若擺，一直到讀四年仔搬厝了後才結束。這馬想起來，袂輸咧搬電影全款，遐爾仔刺激。逐擺講予囡仔聽，個攏感覺誠好耍，我的心肝內煞有淡薄仔數念，嘛有淡薄仔稀微。